

鸟 镇

马治权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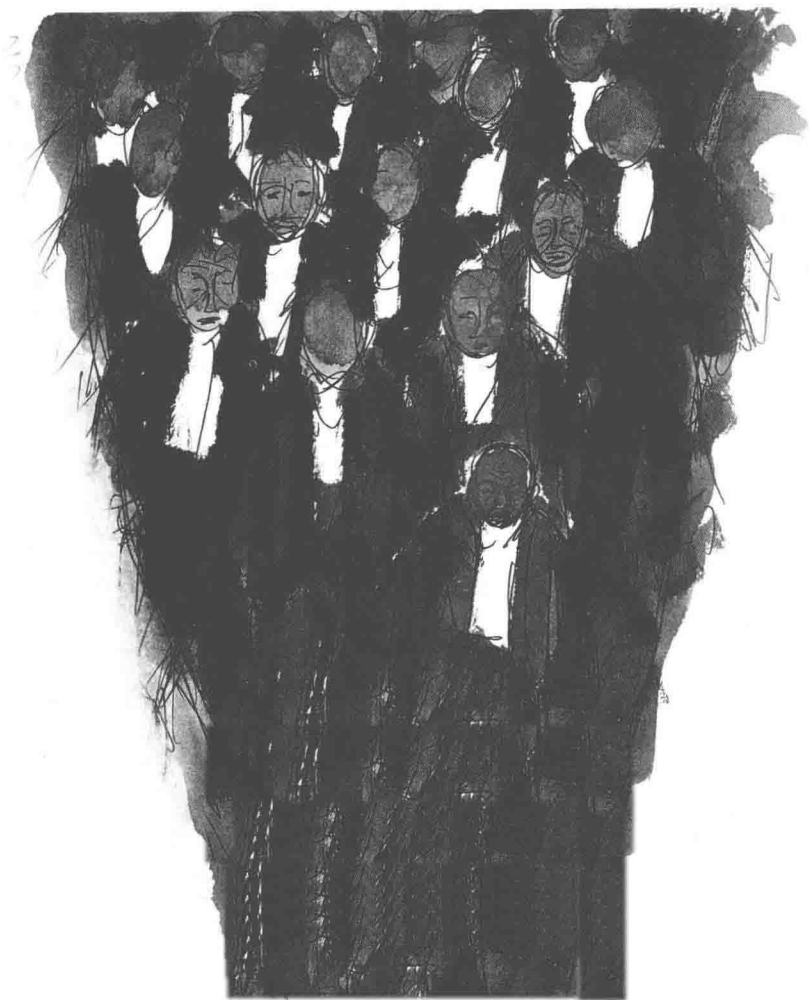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鸟 镇

马治权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鸟镇/ 马治权著. —北京 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6. 10

ISBN 978-7-5190-2192-4

I. ①鸟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37702 号

鸟镇

著 者: 马治权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金 文

复 审 人: 王 军

责任编辑: 郭 锋

责任校对: 王洪强

封面设计: 西 子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85923033 (咨询) 85923000 (编务) 8592302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85923000 (总编室), 010-85923020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 <http://www.claplus.cn>

E - mail: clap@clapnet.cn guof@clapnet.cn

印 刷: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字 数: 300 千字 印 张: 20

版 次: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2192-4

定 价: 3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第一部



2
2
0

8

10

10

10

10

10

10

10

10

10

10

閩山夏天的晌午，没有云的时候，地上会升腾起一层白色的光焰，烤得人浑身发烫。劳动的人都抓紧时间去休息了，只有知了在拼命地叫。

“平顺，你过来。”

他极不情愿地向茅厕走去。他已经辍学了——初中毕业未能去县城上高中，只能回乡劳动。大哥勤快，中午不休息掏茅厕，还要把他拉上。

炎热的天气使茅厕更臭了。沙平顺还没有走到粪桶前，一股恶臭便扑鼻而来。他下意识地皱了一下眉头，抓起抬粪桶的木杠放在了肩上。

大哥见他怕脏，便挖苦他说：“嫌臭？还有比这更臭的事情呢！”

他知道大哥是说他给女同学“写情书”的事。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从他心里来讲，是最不愿意面对这件事的。但他太小，既说不过大哥，也打不过大哥，只能低着头默默忍受。

这件事，社会上传得与实际情况已完全不相符了。他怨恨自己写那封信，更怨恨他的女同学冯贞贞——你看了不理我就可以了，或者一把火烧了算了，为什么要把信交给校长呢？

校长也是，为人师表，冯贞贞不懂事，你也不懂事，竟然在全校的老师面前朗读，羞辱我！

真是“屋漏偏遭连阴雨”啊。沙平顺当时满怀信心要上高中。高中在县城，可以吃大灶饭。那是他当时最高的理想。从小学到初中，他都在家里吃饭，几乎每天都是野菜。粮食都让哥哥们吃了，哥哥们要上山劳动，要吃硬食。他们这些读书的小孩子，就只能吃点玉米糊糊煮野菜，而学校的大灶饭，有馒头，有小米干饭，时间久了，还能吃上一次肉菜。

他不能上高中了。他不能上高中不是因为学习不好。他在班上的考试成绩那是无人能超越的。就在考高中前一天，他不知道题难不难，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，还跑去问过班主任。班主任说：“再难也难不住你呀！你要考不上，全班同学就都考不上了。”

他那天晚上睡了个好觉。既然班主任说能考上，那就一定不会有问题了。

但发通知那天，就是没有他。

他去问班主任。班主任很难过地说：“上面有规定，‘黑五类’子弟不能录取。”

这消息无异晴天霹雳，沙平顺眼泪夺眶而出。但他不能在老师面前哭，他转身跑出学校，向后山跑去……

他无法接受这样的打击，捶胸顿足，大哭了一场。

晚上回到家，哥哥姐姐们都安慰他，可他心情始终没有好转。

好在天无绝人之路。他回乡劳动后，村上正好缺两个小学教师，大队就把他和另外一位落榜的女同学，安排在了小学教书。

一切都好像被前缘锁定，与他一起教学的女同学仿佛是他的前世冤家。在这之前，他曾与她有过一次纠葛，那次差点儿让他丢了学籍。这次平等了，她也未能上学——他是“反革命子弟”，她是“国民党军医的后代”。如果之前没有“夜闯事件”的发生，那么他一定会迎来一个幸福的开始，因为这个女同学是他们班的“班花”，也是他的暗恋人。

虽然过去几年了，沙平顺还是能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的事情。

夏天在月光下游泳是他们的一大爱好，泡一会儿可以凉爽一晚上。他和班长、体育干事刚在河里游完泳，走到冯贞贞家门口时，体育干事说：“平顺你进去看看，如果冯贞贞没睡，我们就去坐会儿。”

沙平顺就进去了。冯贞贞的母亲正在灯下做针线活儿，见沙平顺进来，便说：“平顺来了。”他说：“噢，想找贞贞说话。”“贞贞在洗澡呢，你等一会儿吧。”“那就不了，外面还有几个同学呢。”说完，便趑身走了出来。

在门口等着的体育干事见他出来，便问：“冯贞贞在不？”他说：“洗澡呢。”“那你还不多看一会儿？”“他妈在呢。”“他妈在怎么了，又不会把你眼睛捂住。”

沙平顺听见体育干事说话放肆，便想赶快推门出去。谁知体育干事随手把门从外面扣上，并大声说：“平顺今晚就住这儿吧。我们走了。”

同学们显然是与沙平顺开玩笑，但沙平顺却信以为真，认为他们真要把他留在冯贞贞家，看他的笑话，便着急地喊外面的同学，让他们开门。

他的喊声惊动了冯贞贞父亲。他从里屋走出来，问沙平顺怎么进来的？沙平顺如实回答了。冯贞贞父亲没有责怪他，把他从院子的另一个门放了出去。

这件事本来是个玩笑，但经体育干事一说，便在同学中迅速传开了。班长后来在班上还认真解释过，却没有一点儿用。同学们依然沿着体育干事的口吻，一半真一半假地扩大着，以致最后传到了老师的耳朵。

老师自然知道初中生的爱情是个什么样子，更不会当真。可那时正处在“文革”时期，学校的学生基本不好好上课——打牌的，说话的，旷课的，去后山猎雉鸡的……校长是个老教育家，看到这种情况很是揪

心。他下决心要恢复学校秩序，连出了几项规定，才使学校风气有所好转。

沙平顺他们夜里下河游泳，又在女同学家门前打闹，甚至有调戏女同学之嫌，这在当时可是个好材料啊。老师如获至宝，要沙平顺等几位同学写出检查。什么夜入民宅非盗即抢，什么早恋，什么违规下河游泳等等。

一个本来是同学之间开玩笑的行为，却被老师计较了，扩大化了，致使同学们表现出浓厚的兴趣。有说他意识有问题，偷看女同学洗澡；有说他爱上了冯贞贞，蓄谋已久……

平心而论，他是真喜欢冯贞贞的。在学校，他平时甚至都不敢多看她几眼，害怕她猜测自己不怀好意。对这样一个在心目中如同女神般的同学，他最怕人们曲解了他的神圣，把他想象得十分齷齪。

然而事情比他想的要糟得多。他们班是当时的老大难，没有老师愿意来当班主任。校长不得已，从县教育局要来一位教师。这位老师黑脸，戴一副深度近视镜。同学们背地里都叫他“眼镜”。

“眼镜”当班主任后，什么训话呀，宣言呀，都没有。他兼语文教学，每次上课，同学们听不听他都不管，讲完课就走。其他老师讲课时，他也来旁听，坐在后排，一句话不说。

沙平顺“偷看女同学洗澡”的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。老师把他叫了去，说是要“谈话”。如果仅仅是“偷看”一事，或许沙平顺还能硬气一点儿，但这时他恰恰又犯了一个错误，让他在老师面前不仅忐忑，而且还有些“服软”。



山里的男孩儿，每遇夏天，都喜欢去河里游泳。尽管学校三令五申禁止，但沙平顺他们，还是无法管束自己，时不时会去放纵一下。有一天中午沙平顺对卫生干事说：“后沟里新修了个水库，才截流，水清得很；你叫上班长和体育干事，我们去看看咋样？”

卫生干事说：“好啊。我去叫他们，你在水库那儿等。”

沙平顺游泳技术好，在当地是出了名的。每当到了汛期，洛河水面暴涨至几百米宽时，他便要下水一展身手。而此时的洛河两岸也会站满观看者，或看洪水或看洪水中的弄潮儿。

由浪谷升上浪峰，再从浪峰坠入浪谷，是最令人销魂的事情。每年夏天，沙平顺都要尽情享受这种快乐。特别是在暑假，老师们都回家了，没人管他们了，他们便可以自由自在地畅游洛河，出尽风头。

当然还有家长管束，大哥就经常警告他。但大哥毕竟也要劳动，不能老蹲在河边看管着他，因此，每当汛期来临，大哥便会反复叮咛说：“入水要看出水处，不要张狂，龙王也怕水滚坡。”

所谓“入水要看出水处”，就是说“瞻前顾后”。洛河洪水有平缓处，也有激流。你从这边往那边游，随着水流要计算出那边的岸口，即“出水的地方”。如果在平缓处不能到达彼岸，那么，就极有可能进入激流险滩，被大浪冲走。

沙平顺那时多精明，自然不会犯这样的错误。他的游泳表演几乎每次都是完美的，“出水”后也常常能听到人们的夸奖，说他是冈山的“浪里白条”，因之，听说后沟修了水库，就耐不住想去看看。

果不其然，水库的水清澈平静，蓝得可以映出朵朵白云——天仿佛掉进了水里，或者说，水流到了天上。

因为心急，他去得早了；因为水的诱惑，他等不及班长和体育干事了——他脱下衣服，一个人径自溜进了水库。

水库因他的进入而泛起了涟漪，两边树上的知了也叫得更响了。他平躺在水面上，宛若进入了仙境。

他在水面上翻了一个身，将脸埋在水里。太阳照在背上火辣辣的，而水中那一半却分外的凉爽。他闭上眼睛，想尽情地享受一下水的温柔，犹如小时候头抵在母亲怀里一样。

水库的水与洛河的水截然不同，越往下面越凉快。他索性一个猛子向下沉去，一直到水色让他感到阴森，他才慢慢浮上来。

他在水库中站立着，用双脚悠闲地踩着水，然后朝四周望了望。他看到水库的另一边的山坡上，树荫遮蔽，绿草葱茏，便想从水库这边游到那边，在树下躺上一会儿。

水库两岸的距离，比他平时游的洛河，在涨潮时的距离要近得多。

但这次他失算了。他以往日游洛河水的心态来揣度水库的水，结果忽视了浑水与清水的区别。其实在消耗体力上，浑水与清水是截然不同的。

洛河涨潮时的水，泥沙俱下，浮力极好，从这边到那边，只需划动双臂即可；累了，还可以借水的浮力休息上一会儿。而水库的水，不仅没有浮力，而且还要对付地球的引力。

他那时在水里已经半天，上上下下折腾着，完全忘了保持体力。因此，当他决定从这边游向那边时，便犯了兵家之大忌——既不知道水面

的精确距离，又不知道自己还剩多少体力。

而当地孩子学游泳，是不学蛙泳的；他们学的是所谓的“狗刨式”，即像狗一样用两个前爪刨水。

这种泳姿是极费体力的。沙平顺游过一半时，已觉体力不支，游过三分之二时，已经完全不能支持——基本上是划一下，头向上伸一下，不划了，身体就沉入了水面……

他开始喝水。连喝了几口后，身子变得沉重，愈发不能自持。他感到自己要完了，永远不会再浮上去了……

不过，生命的顽强是不可想象的，求生的欲望也令人难以置信。他这时尽管筋疲力尽，神志昏沉，不停地喝水呛水，但本能还是向上的——双臂拼命地划动着，一会儿浮出，一会儿下沉。对岸只剩几米了，可在他眼里，似乎比天边还远。

这时，所有的努力只是不让自己很快沉入水底，而靠近岸边已经绝不可能。死亡的恐惧攫住了他。他想到了父母，想到了大哥，也想起了同学和老师……他还年轻，不想就此了结生命……

可他没有了力气，双手停止了划动……身体也变得异常轻快……仿佛飘到了天上……仿佛与云连在了一起……

突然，有人抓住了他四散的头发，紧接着，又有人架起了他沉重的臂膀，一会儿，又有人在推动自己的身体……他睁开了眼睛：原来是同学们赶来了……

他醒来才知道，他给卫生干事说了之后，卫生干事去叫班长和体育干事。班长说，学校正在整顿，这事儿重大，必须给老师报告。

老师听说后，立即嘱托班长，让他领上几个学生去找沙平顺，并下死命令：无论如何，都要把沙平顺带回学校。

沙平顺擅自到水库游泳，惊动了老师，也影响了老师的午休。老师

睡眼惺忪地坐在树下，桌子上放着一杯刚泡好的茶。他让其他同学都到教室去上课，独独留下了沙平顺。

沙平顺与老师面对面坐着，中间隔了一个冒着热气的茶杯，旁边还有一个正在烧水的火炉。老师似乎很懂得如何控制火候。水没开时，他是不吝煤块的，不停地往进去投放。等到炉火旺了，水开了，他便不再往进去投煤块了，而是把先前没有烧尽的炭渣倒进炉子。炭渣燃烧时会慢一些，也无烟；老师把炉盖打开，把烧开了的水壶放在上面。

太阳穿过树叶照在了老师脸上，老师的黑脸变得斑斑驳驳，眼镜一闪一闪的。他看着沙平顺，等着他说点儿什么。

三

沙平顺开始是什么也不想说的。老师似乎也不想与他聊“那件事”。他与沙平顺聊爱好、家庭、父亲及兄弟姐妹。

沙平顺这会儿自然不想聊父亲。他的父亲刚从劳改场释放回来，在村子里管制劳动着。再说他也因为父亲吃够了苦头——只要他和同学们发生齟齬，同学们就会骂他“小反革命”。他听到辱骂，只能忍气吞声，既不能用语言反抗，也不能用肢体反抗。好在他学习好，同学们只能与他短暂“翻脸”，更多时候还想与他套近乎，讨论作业，问答案等。

他由此看到了自己的优势，因而倍加努力，以使自己的学习成绩变得十分坚挺。整个小学期间，他在学习上的“第一”地位，几乎无人撼动。有位女同学异常刻苦，总想从他手中夺走“第一”，但不管她多么用功，总是无法超越，有时顶多争一个“并列”。

沙平顺因之被选为学习干事，与班长、体育干事、卫生干事并列班上“四大金刚”。“眼镜”来了一段时间，自然发现“四大金刚”在班上的地位和作用。上课时只要他们几个“乖了”，课堂纪律就分外地好，反之，则会乱成一锅粥——看小人书的，扔纸蛋的，打牌的……无所不有。

“眼镜”前面的班主任是个女的，大学毕业，美丽文静。尽管他们那时还不懂得女人是怎么回事，但已到了青春萌动期，私下经常开这位

女老师的玩笑。她那时正与皋水师范大学的一位毕业生谈恋爱。那位男友叫蹇立群，在学习上十分的厉害，是閤山地区解放二十多年来，唯一考上大学的学生。

女老师与这位男友的婚礼是在学校进行的。当地有躲在新房外听动静的习俗，叫“听门”。他们四人便约好去听女老师的门。闹洞房结束后，别的人都走了，他们四个却悄悄地藏在了窗子下面。

洞房的灯是亮着的。班长用舌头在窗子上舔了一个洞，先爬在那里看。看了一会儿让给体育干事看，之后是卫生干事。沙平顺弱小，干什么总是最后一个。还没等到他看时，新房里传来了女老师的声音：“窗外好像有人。”男的说：“不管它，大概是风……”

班长听见屋里有人说话，立即把手一摆，说：“撤！”体育干事随声附和说：“好。”一个箭步跳出老远。沙平顺有点不甘心，趁他们离开窗户时，准备凑前去看上一眼，不料屋里却“噗”的一声把灯吹灭了。

“眼镜”接了女老师的班，把沙平顺找来，显然是一次有预谋的探寻。但见沙平顺半天没吭气，便问他想什么？沙平顺不好意思地摇摇头。眼镜便顺着自己的思路说：“我当班主任一个多月来，基本上是在观察。我发现只要你们四个人认真听课，全班的同学就能认真听课。如果你们四个人躁动了，不听课了，那么，全班就必定大乱。我还发现，在四个人中，只有你最弱，也最爱学习，属外向型的。其他三个则比较健壮，有城府，属内向型的，所以我决定先约你谈话，希望你能配合。”

“眼镜”四十多岁，是位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。他没有直接询问“偷看女同学洗澡”的事，也没有责备沙平顺去水库游泳，而是与他交谈、交心、交朋友，等打破沙平顺心理防线后，才开始问他想问的，掌握他想掌握的。“眼镜”承诺，如果他配合，上课遵守纪律，好好听课，那么，他偷看女同学洗澡的事便永远成为过去，不会再有人提了；今后

同学谁再议论，他将会在班上通报批评，甚至要写出书面检查。

沙平顺家庭出身不好，本来就自卑，听老师说出如此严肃的承诺，便经不住劝诱了，径直向“眼镜”保证说，他一定会遵守课堂纪律，认真听课，从此不仅学习好，而且课堂纪律也要好。

剩下来的事情就比较简单了。班长本来就厚道，平时上课也不爱说话，经“眼镜”一攻心，便立即愿意带好头，保证不说不利于课堂纪律的话，保证不做不利于课堂纪律的事。

体育干事是个头脑简单的孩子，平时惧怕班长。他虽然人高马大，但心不狠，有次与班长动起手来，班长先下手为强，几拳头就把他鼻血给打了出来。他从此再不敢与班长较劲儿，默默地跟在班长后面，像个打手似的。

卫生干事的父亲与班长父亲是亲兄弟，班长是他的堂兄，有事自然听班长的。班长被招安，他顺势也成了“乖乖娃”，班上由此而太平。

之后便是几年的学工学农，初中一晃也就过去了。沙平顺高中“名落孙山”，灰溜溜地回到了农村，虽然谋得一个老师的差事，但心情一直比较沉闷。“眼镜”当初为了让沙平顺服膺他的领导，承诺公开平反，恢复沙平顺的名誉。可自从班上纪律转好，诸事顺畅之后，他就忘了纠正沙平顺偷看女同学洗澡“那茬事儿”。同学们有时私下议论或与沙平顺干仗了，仍然沿用过去的说法。

好在这一切对他来说，并没有构成心理上的沉重压力，他心里明白是怎么一回事，同学们也就是说说而已，假的永远不会变成真的。但他发现，冯贞贞倒很在乎这些议论，她每次见到他时，不是有意躲开，便是极不自然，仿佛他与她之间真的发生了什么事，尤其是他俩作为“民办教师”在一起教学后，她对他更是敬而远之，完全不像“青梅竹马”的同学。

沙平顺觉得应该找机会向冯贞贞解释一下了，不能让她继续误会下

去，视自己如同路人，或者躲着走。但采取什么方式向她解释呢？去她家里显然不行，他父母虽然没把他想得那么坏，可冯贞贞会不会见他呢？万一不见，被她父母赶出来怎么办？约她到外面谈？估计也不会来；如果能来，她平时就不会老躲着他了。那就径直到办公室去找她聊天吧？似乎也不行，办公室里有好几位老师，这种事，怎么能当着众人面讲呢？

沙平顺有点儿一筹莫展了！

突然，他想起了给她写封信的办法。写信不仅不需要见面，而且也不怕她不听，另外字里行间还可以晓之以理、动之以情，解释得更完满一些，不像当面谈，着急了会说错，甚至会忘了一些重要的话。

写信对沙平顺来说，应该是个长项。他在上学期间，关于苏联将会偷袭中国的作文——《历史上的偷袭》，曾得过学校大赛一等奖。“眼镜”就他引用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的细节，还在班上大讲特讲过。给冯贞贞写信，他虽然也费了一些心血，做过仔细构思，但一旦动笔，还是十分顺畅的。他把那天晚上的想法及体育干事的恶作剧，一一道来，剔除了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实之词，表明了自己的心迹，同时陈述了自己的纯净。该说的基本都说了。末尾，他还没有忘记对她的恭维，说他在她心中是如何如何神圣，并希望能携手共进，在搞好教学的同时，一起自修高中课程。

但他实在是太单纯了，或者说是太幼稚了。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的年代，他的这位女同学岂敢与他同病相怜，一起自学高中课程？她躲他都唯恐躲不及呢。她把信交给了校长。

校长召集全校老师开会，在会上把信给念了，念了后又以“道德品质有问题、不宜教学”而把他开除了。

四

沙平顺回到了生产队。队长与支书商量，问怎么安排？支书说：“小伙子还没有劳动经验，就让他去菜园子吧。”

菜园子在水库下面，是山坡地修成的梯田。生产队在菜园子里种上黄瓜、西红柿、大白菜、萝卜、茄子等各种蔬菜，卖给鸟镇上的公家人吃。

菜园子由支书儿子负责，并只干干轻活儿，重活儿是另一个小伙子在干。那个小伙子前不久当兵走了，沙平顺正好顶了这个差。在以后的许多年，他给朋友吹牛时，喜欢说自己种过菜，因为刘备当初不得志时，也曾种过菜。

闷山的冬天很冷，菜地会结冰。他们干活儿主要在春暖花开的时候。他负责用铁锨把地翻熟，支书儿子负责下种后把地耙平。

蔬菜种子入土，他就要去镇上机关的茅厕挑粪。挑上山后倒在粪窝里储存起来，到蔬菜苗长到一定时候，就开始施肥浇水。每个梯田口都有一个粪窝，水流过梯田时舀一勺子粪倒进去，水就将粪带到了菜地里。

机关离菜园子一里多地，是山路，弯弯曲曲。沙平顺从学校出来，细皮嫩肉，腰腿还不硬帮，挑上一天粪下来，肩膀肿得老高。第二天扁担一上去，钻心疼，但他不能说疼。有一次他说大粪臭，大哥就拿冯贞